



友谊之花



刘兴革 著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這篇小說，通過一個工程師的自述，真實而生動地描寫了蘇聯專家是怎樣費尽心血地指導工人們修復鎔鐵爐，改進生產技術，以及怎樣把一個普通的工人培養成一名優秀的工程師的。

作品用感人的事例，說明了蘇聯專家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

友 誼 之 花

劉興泰著 袁子陽校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門外大街73號)

北京市出版業管理局登記證出字第001號

廣東省印刷廠印刷 電話：新華書店經售

書本32開 78頁 78×109毫米

印數：9,114冊 定價：平裝0.10元

1954年10月第一版 195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1,000

統一書號：T10023·51

定價：(5)一角九分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十月革命節的前夜。

天边抹着一片美丽的晚霞。輕微的秋風，吹动着淡紅色的浮云。在整潔的街道上、廣場上，中、苏的男女孩子們，在尽情的舞着、唱着，歌唱他們的友誼。

紀工程師沿着一条柏油馬路，快步的走着，嘴里哼着他那最喜爱的歌曲：“莫斯科——北京”。他那寬厚的兩手，插進衣兜，摸着，握着一封由莫斯科寄來的信。

他微笑着：“親爱的依万諾夫同志，你离开我們有四个月了啊！我是多么的想念着你呵！朋友！我握不到你那親热的兩手，可这信就是你的手啊！我要握，要緊緊的握着……”

他甜蜜的想着，走着，已登上了自己大門的三層階台。

他吃完了晚飯，坐在椅子上。他那炯炯的兩眼瞅着挂在牆上的一張照片——依万諾夫。他像个画家似的在观察着一个英雄的形象。依万諾夫那白胖的臉，高高的鼻梁，長長的睫毛和那双藍色的大眼睛。他臉上虽然有几道皺紋，不知底細的人，却看不出他已有五十三歲了。

紀工程師很快的把回信寫好了。可是，他却不能休息，还有一个重要事情要做，那就是党委書記今天交給他的一件工作——讓他把他和依万諾夫之間的友誼用文字寫出來。

他咬着嘴唇，拿着金筆，想着：“親愛的依萬諾夫同志，我这筆太笨了呵！描繪不出你那英雄的形象和我們之間的友誼呵！”

好多艷紅的友誼之花，都在他的腦海里晃來晃去。寫哪一朵好呢？他真不知从何处下筆了。

“我为什么不快点寫呢？寫吧！我要全寫出來！”他鼓起了勇氣，握緊了筆。

一、初 識

那是一九四九年初春的清晨，我由技術訓練班畢業回來。剛到工廠，工人們就把我圍攏起來，問長問短。他們爭先恐後的告訴我工廠來了蘇聯專家。

“蘇聯專家？”我張大着眼睛，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是搞咱翻砂這行的。他對咱們可好哩！”

我懷着一顆喜悅的心情，跨進黨委辦公室，彙報我六個月來的學習情況。

我一進屋，就看見江書記和一個身穿天藍色喇叭西裝的蘇聯同志在談話。他身材高大，肩膀寬厚。還沒等我張嘴，江書記就把手伸給我了。他笑着說：“老紀同志，你可回來啦！我祝賀你……”

“說實在的，我的學習成績還很差，現在就向書記彙

報。”我一面說，一面瞅着那位蘇聯同志。

“改日彙報吧。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蘇聯專家——依萬諾夫，是技術科長，也是你的老師。”又對專家說：

“這就是紀成同志。”

我把手伸給專家，紅着臉，笑着說：“我叫紀成，是翻砂廠的工人。”

“黑老少（好）！”專家緊緊的握着我的手。

江書記吸了一口煙，笑着：“老紀同志，你回來的正好。黨委會決定，把你調到技術科去……”

“技術科？干什么？”我的心一下跳了起來。

“學徒。”江書記直截了當的說，“我們為了給今後大規模經濟建設準備技術人材，黨要有計劃的從工人中培養技術幹部。這次把你調到技術科去，就是這個原因。”

“技術科？這哪行啊！那是大學生幹的事，咱工人哪能頂得起來！”雖然是初春，天氣還很冷，我的臉火辣辣的直發熱。

江書記看着專家，滿懷信心的說：“不要緊，老紀同志，有一位很好的老師來幫助你。”

“誰？”

“就在你的身邊。”江書記把臉朝向專家，用他那響亮的聲音說，“我們的友人——蘇聯專家依萬諾夫同志。”

我情不自禁的伸出了手，仰着臉，好像要對專家說什麼，可又不知說什麼好。我的心情是緊張的、愉快的。

我和專家到了技術科。当他向我問話的時候，我發窘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問我念过几年書，当了几年翻砂工人，我紅着臉，一五一十的全說了。

我心里一个勁的跳動，就像敲着小皮鼓。我連說帶比划的問：“專家，你看我行嗎？”

“同志，一个新兵剛上戰場的時候，会有一些慌亂。可是，以后就会好的。”專家帶着笑意說。

●專家拍着我的肩膀，又接着說：“紀成同志，不要耽心，对困难是不應該怕的。困难是什么呢？困难就是我們工作中的敵人！我們对待敵人怎么样呢？就是消滅它！”

“是这样的！”我順口答道。

“这就对啦！來，坐下。你当了十七年工人，有实际經驗，只要肯努力學習，可以担負起党所交給你的任务。”依万諾夫很高兴的說。

“嗯，我十歲那年就來到这个工厂，那时我不是个翻砂工人，是个抬爐灰的雜役……”我想把心里的話，一下子对專家說完。

“是的，这个我很了解。”專家一只寬厚的肩膀貼在我的身边。

專家理了理他那稀少的頭髮，吸了一口烟，問我：“紀成同志，我听江書記說，你在日寇时代提过改修三号爐的意見……”

“三号爐？”一提到三号爐，我就什么也不顧的打斷了他

的話。

“是的。”專家瞅着我的臉說，“我檢查過三號爐，完全可以改修的。”

“可以改修？那麼真的‘老鐵樹’會發芽啦！”我站了起來，把帽子往上一推，擦手磨掌的說，“專家，我十年以前設計的那個圖樣還沒扔呢！明天……”

“明天就把它拿來。”專家握着我的手。

“好！”我真沒想到“老鐵樹”還能為國家效勞呢！

“老鐵樹”本是三號爐的外號。這座大爐在日寇投降那年就停止生產了。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淋，已經成為廢物。

我父親當了一輩子翻砂工人，他是害肺病死的。那時翻砂廠的設備就像炒花生的破鍋，烏煙瘴氣。挺好的小伙子，干不上幾年，非害病不可。那時候我就向日本技師小廣田提出要修改三號爐的意見。因為這座大爐是害人精，不知有多少工人弟兄被它熏成肺病。我是為了工人弟兄的健康才提的，可是這個小廣田王八蛋硬說我是有意破壞。我和他頂了几句嘴，他伸手就是一鐵棍，打得我頭破血流，躺了三个月……

從那以後，三號爐就是大伙的眼中釘了。解放後，共產黨為了我們工人身體的健康，三號爐一直沒有使用。現在專家提出要改修三號爐，這哪能不引起我十年前的心思呢！我跑到翻砂廠，把這個喜訊告訴了大伙。我又跑到“老鐵樹”底下，前後好一番打量。心想“老鐵樹”呀，該醒醒了，你要參

加工作啦。

这一天我帮同志们晒了几张图纸。我的心就像被“老铁树”扯了去，无时不在琢磨着它。

下班了，专家把我叫到他的跟前，笑着对我说：“纪成同志，”说着他拿起一篇俄文，“大胆的学习，别退缩，看看这个。”

我接过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一点也看不懂。要是听，也许我还能听懂几句。

于是他连说带比划讲给我听，我才懂了。原来他是为我订的教学计划。

专家轻轻的敲着铅笔，瞅着计划说：“纪成同志，慢慢的，以后我懂得什么，你也会懂得什么。”

我睁大眼睛，不知说什么好，只把手伸给了依万诺夫。他微笑着：“纪成同志，希望你能订学习计划。”

“我一定订的。”我说罢，目不转睛的看着他那慈祥的脸，又问道：“专家同志，三号炉……”

“明天你把三号炉的设计图样拿来，咱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现在已经下班，你该回去罗。”

“好！专家同志，我——走啦。”他一提三号炉，我便着急起来。我急忙走下了楼梯。

专家和我不相处的第一天，就热情的为我做了教学计划，而将他的许多工作，留到晚上。

二、“老 鐵 樹”

我乐哈哈的回了家。

晚飯后，就翻开書箱找三号爐的設計圖样。急的我满头大汗也沒找到，最后好歹在衣箱底下找到了。可是圖样被“吃紙虫”咬了好几个孔。

我开了半宿夜車，照原圖样又描了一張。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工厂，我一進屋，專家正在那兒整理圖紙，看样子已早來了。

“真早哇！”專家放下了手上的圖紙，迎面向我走來，
“圖样拿來了沒有？”

我一边掏着圖紙一边說：“專家，你看行嗎？”

專家接过圖样，仔細的看着。他有时点着头，有时笑着。

專家仰起臉，笑着說：“紀成同志，你很聰明，你这个改修圖样很合乎邏輯，不过还要進一步找找理論根据。”

也許我过度兴奋，只是笑，沒有說出半句話來。我真說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沒想到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今天有了头緒！

專家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很响亮的說：“紀成同志，这个設計我很滿意。不过，为了慎重起見，我还要做一次实际考察，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鑒定。”

“是的，這是十年前搞出來的設計，會有很多錯誤的。”

“走，咱們去檢查一下三號爐。”專家披上工作服。

高大的通天爐在噴吐着熊熊的火焰。工人們正在忙碌着。他們看見專家和我去了，不約而同的說：“專家來了！”
“專家來了！”

“都拉斯基——大哇里哈啊（同志們好）！”專家一邊揮着手，一邊說。

“專家同志，真的改修‘老鐵樹’嗎？”工人們問。

“對！現在就檢查爐體。”我替專家說了。

“好哇！”工人們乐的喊了起來。

“老鐵樹”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淋，爐里面已裝滿了灰塵，發出難聞的氣味。

要檢查它，就必須從窄小的爐口鑽進去。在這里面工作是很悶氣的，不方便，還髒，有時還得躺下。專家整了整工作服，就鑽了進去。我瞅着他那粗壯的身子，順着爐口吃力的向前爬動。

許多年來，還沒有一個工程師鑽進過這座大爐。工人們以敬佩與感激的目光瞅着專家。因為里面太黑，專家伸出手來向我要了一個手電棒。大約有四十分鐘左右，專家从里面爬出來了。豆粒大的汗珠从染滿了鐵鏽、灰塵的臉上往下滾，他喘着氣，但很不均勻。工人們被感動得像一窩蜂子似的圍攏過來，遞給他一杯茶水。

我說：“專家，能行嗎？”

“紀成同志，我祝賀你，你的設計是正确的。”專家張開手臂把我抱在懷裡，吻着我。他歪着脖子，用那淡藍色的大眼睛在端量着我，差點把我看暈了。他微笑着，兩手搖晃着我的肩膀。

專家仔細的把檢查的情況介紹了一下，証明我的設計是可行的。不過使用舊材料的問題還要進一步的研究，要精確的計算一下舊材料的使用強度。

工人們聽完了專家的介紹，搶着和專家握手，和我握手。他們高興的喊：“‘老鐵樹’翻身啦！”

我像喝蜜似的感到愉快。十多年來的願望，今天實現了！我兩眼不住的瞅着專家，眼眶里流出一股熱淚。

“紀成同志，改修工作就交給你啦！”專家說。

“是，我保證完成！”我像戰士似的站在專家面前。

幾天後，我除了做完每天的圖紙發放工作以外，大部分時間鑽在大爐裡面。有時專家也在裡面指導我，他像教小學生寫字似的，把着我的手教。

經過一個多月，基本上改修完了。“老鐵樹”換上了一套灰黑色的新裝，就等“吃食”了。

專家看着這個就要開始生產的三號爐，高興的說：“紀成同志，看我們把它打扮的多漂亮！”

“沒有你，它那能換上這套新裝！”我瞅着專家的臉。的確，沒有專家的幫助，這座大爐不還在睡大覺嗎？不，它會變成破鐵和灰塵的。

在四月二十六号这天，“老鉄樹”就要开始生產了。

看爐工人站在平台上，注視爐里的火情。熊熊的烟火从通天爐頂噴吐出來。

我虽然不是看爐工，可我持着捅爐棍，心里跳得那么厉害。我站在專家跟前，沒有离开他一步。

專家的臉被旺盛的火焰烤紅了，汗珠順着嘴巴往下滴。他帶一副暗色眼鏡，不住的瞅着爐里鉄水的熔化程度。

我不放心的說：“專家，你看怎样？”

“現在情况还很好。”專家一边說，一边瞅着三号爐。

我把手巾圍在專家的脖子上，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通紅的鉄水在爐里滾騰着，就像个火海。

忽然間，爐里發出吱——吱——的声音，專家把手一挥：“減輕火力！減輕火力！”

这时大爐外皮出現一个可怕的紅圈圈。坏了，要泄稀！刹那間鉄水就要从这里冒出來。

“拉下电門！停止吹風机！”專家高喊着，“吊車快來！‘水斗’快來！”

这时候工人們急忙照專家吩咐的做去。

“專家，这……”我全身冒了汗，心里像刀攪似的。

“不要緊。”專家捅开爐眼，把鉄水引流出來。沸騰的鉄水在“水斗”里噴射着火花，落在地上，落在專家的衣服上……

大爐外皮的紅圈圈一点点变成了紅点，我的心这才松了

些。我瞅着專家汗珠挂滿了臉，和那被燒成好幾個窟窿的西服，我心窩的酸水一直頂到嗓門。我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

“紀成同志，不要難過，這是經驗教訓。”專家把一只厚大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瞅着工人們用“水斗”和吊車把銹水往砂箱里倒去，他的嘴角上挂着微笑，說：“看，銹水被保住了。”

“我太大意了。”我低着頭，心里就像火燒似的難受。

“你知道毛病出在什麼地方嗎？”

“這個……可能是爐里面銅碑活動了。”我擦着臉上的汗，瞅着“老銹樹”，我很想一頭鑽進去，另安一塊銅碑。

這時老工長徐安臣汗流滿面的說：“真糟糕！這一爐銹水雖沒被糟踐，可是干出那麼些砂活怎麼辦？”

“這就修理爐。”專家把溫度表捅進爐門，一看熱度是一百七十，他聳聳肩膀說：“一百七十，不行，等一會吧。”

“專家，我進去。”我整了整工作服就要往里鑽，被專家一把拉住。他嚴肅的說：“同志，這是一百七十，一百七十！”

熱度降到一百的時候，可以進去了。但是專家擺擺手說：“我進去。”

“不，我進去！”我懇切的說，“要真的是銅碑上的毛病，我還能修理好的。”

“那麼你就應該仔細些。”專家握着我的手，給我戴上了棉

帽。我穿上了棉衣，又用水湿了一下，就顺着爐門爬進去了。

我一進去，渾身上下就冒了汗。臉蛋像針刺一樣的痛，我咬着牙根，閉着眼睛，摸着一塊塊的銅磚。最后到底摸到一塊活動了的銅磚，好容易摸到了，却安不上。我的脚被爐座燙的一个勁的挪动。手里拿的磚头，好像变成了火球，非常热。

專家把头伸進爐門，說道：“紀，找到毛病沒有？”

“……………”

“是銅磚毛病不？”專家又問。

“是——”

“安上沒有？”

“有——有。”我好像失去了說話的力量。

“出來，出來！”專家听我回答的声音这样低，連声說道，“紀成同志，快出來！”說着他就伸進了手。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便爬了出來，坐在地上，把手插進溫砂堆里。

專家換上了棉衣，准备進去。我拉着他的手，說：“你不能進去！”

“紀成同志，还是我進去。”說着專家就鑽進去了。

我站了起來，又把棉衣洒上了水，第二次鑽進去。專家憋的上气不接下气，他把那塊銅磚安上去了。看我進來時，他又費力的摘卸下來。

“你怎么又卸下來啦？”

“來，我告訴你怎樣安裝。”專家的聲音很低，在爐里工作的艱苦性，我體會得到。專家咬着牙齒，沉着氣，把銅磚一會兒放在左手，一會兒又放在右手。

我含着熱淚，懇切的說：“專家，這樣對你身體是不利的，還是出去……”

專家搖搖頭，鎮靜的說：“沒什麼。為了使你學得更好，不是嗎！”

多少年來我沒遇見過像這樣的好老師和工程師。我領過徒弟，但我對待徒弟從來沒有這樣教過，不由得我慚愧起來。

當我和專家爬出大爐時，專家的臉烤得通紅，汗水就像小河，直往下淌。工人同志們替我們脫下棉衣，盛來了水。

專家一邊洗臉，我一边想：專家啊，你為我們吃了多少苦啊！你離開莫斯科，離開祖國，對我們中國像對自己祖國一樣的忠誠、熱愛。鑽在悶熱的高爐里工作着，日夜不息的操縱着生產。我要認真的向你學習呵！

我呆呆的想着，可被專家看出來了。他一边擦着臉，一邊說：“紀，你在想什麼呢？”

“這——”我感情激動的說，“專家，你太辛苦了！”

專家笑着說：“辛苦嗎？可你應該想到辛苦中是包含着莫大的幸福啊！”他笑了，笑的那么親切。他看着“老鐵樹”，把手一揮，我知道這是開爐的信號。我喊道：“同志們！‘老

鉄樹'修理好啦！干吧！”

火焰升起了，火光照耀着整个厂房。“老鉄樹”开花了！

三、搬 家

專家住在离工厂很近的一个風景幽美的高崗上。这里，空气新鮮，四周尽是樹木花草。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我跟專家学了不少东西，但也碰到許多困难。每天下班之后，我就到專家的家里学翻砂技術理論。

这天我又照例的到專家的家里去。專家的爱人叫素娃，是个軍医，还有个小女孩叫莉莎，已經上小学了。

素娃热情的招待我。她中等身材，有着亮而大的眼睛和長長的睫毛。臉上虽有几道皺紋，但身体挺健壯。

專家在未正式講課以前，說：“紀成同志，你的工作和學習都很好，不过还有缺点。……”

“……”我紅着臉，心在跳。

“比如說我講氧化过程，你就学氧化过程，可是关于还原过程你就不問了。甚至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你也不追問，这就不对了。”專家喝一口茶，又說道：“同志，要养成好問，多考慮問題的習慣才行。”

我的臉緋紅，手脚沒處放。我感激的点着头說：“我知道了。”

“好，关于你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我已向总厂长談过，明天你就搞繪圖工作，其余時間还要到翻砂厂去——搞生產。”專家輕輕的吸了一口烟，慢吞吞的說，“九号和十四号爐一連两个月沒完成任务，对砂活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就需要很好的研究。”

他接着說：“当时我讓你搞圖紙發放工作的时候，你有些不开快吧？可对于你來講，还是應該由淺到深的。紀成同志，不是嗎？”

“是，”我順便說出这么个“是”字，可又怕專家問我：“既然是，为什么当时还要那样想呢？”

專家笑了笑，沒有問这个。

我心里又开始琢磨了，繪圖工作我哪能行呢？我的手多么笨啊！繪圖，是比綉花还难、还仔細的活。可是我想到有專家在我身边，心就放寬。

專家看我在沉思，就問我：“你想什么呢？不要緊，大胆的学吧。小伙子，困难是斗不过我們的决心的！”

他那淡藍色的大眼睛在看着我，莉莎也在瞅我，使我很不好意思，可我也不能閉嘴不說話，我說：“决心我是有，就是有点笨。”

“笨？只有敌人才能說我們笨！我們要大声的告訴他們，中國人民是聰明的！要讓他們縮回他們的那半截舌头！”專